

福建地方戏曲丛书



— 梨园戏 —

# 高文举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簡 介

书生高文举，上京赴試高中狀元，宰相溫烱奏請皇上賜婚，將其次女溫金配与文举为二房夫人。文举忆念旧爱，修书覈請王玉真，溫烱得知，密派李直于虎狼关山截杀，王玉真脫身來到京都，但又誤入溫府，被禁落冷房，受尽折磨。后文举得知，闖溫府，責李直；救出玉真，退御婚，挂冠归故里，正义凛凛。劇情纏綿又憤激，文詞雅丽，形象鮮明。这是梨园戏优秀傳統劇目之一。

## 高 文 举

(梨园戏)

蔡 尤 本 口 述  
福建省梨园戏剧团劇目工作组 集体討論  
尤 世 贊 等 执 笔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張1 17/18 字数42千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册

分类号：K243·71

統一书号：T10104·280

定 价：一角八分

人物：

高文举 王玉真 温金 温炯 周婆 李直  
家婆 張千 跟隨 小軍二 ~~囚徒二~~

## 第一場 寄家書

地点：温府内一書軒。

〔文举闔門上。〕

高文举：（唱“錦板”）

昨宵夢中，  
素手推窗，  
遙指团月向玉郎。  
灯昏夢冷，  
子規彻夜泣断腸。  
方喜名魁金榜，  
誰知別有凤樓暗恨生。  
应桃花水暖劳魚书，  
却稽留到草綠池塘。

(白) 高文举。自别我玉真娘子，来京喜中状元；方欲泥金书报，誰料琼林宴上，温炯丞相见我年少才华，奏请皇上主婚，将次女温金配我为妻。虽是文举上本陈言，家有荆妻，不敢领旨，怎奈皇上说是君无戏言，旨意已下，难以收回，就将温金配我为二房夫人。咳！今只好婉言修书，早日搬请我玉真娘子来京团聚就是。(研墨，铺笔，搥笔又难书)

(唱“锦板”)

展云笺，下笔难，  
枉你是走龙蛇，  
梦生花，月桂轻攀。  
今朝怎难传，  
我心事多双。

(咳)咳！

[文举写书，温金同家婆上。]

温 金：(唱“七娘子”)

枉我是如花凤楼女，  
又兼皇上立姻亲，  
系不住高郎心！  
迷恋荆钗旧贱人，  
教人怎不爱极生嗔。

家 婆：小姐！到书房了。

温 金：家婆随我入内。

家婆：二小姐請先走。

〔二人入房，文舉正在寫信。〕

溫金：相公！

高文舉：唔！（取一書壓住信箋）小姐來，文舉失迎。

溫金：不敢當。相公！自咱結親後，你終日在書房中做什麼，因何不回房？

高文舉：唔！研讀詩書就是。

家婆：狀元！研讀詩書，請到小姐房中，也好同小姐做伴，免得……

高文舉：不必你多言！

溫金：家婆，外面听候。

家婆：曉得！（向溫金使了眼色，下）

溫金：相公！你在研讀什麼詩書，讓我看看。（翻書發現信）  
麼呀？相公！這是什麼？

高文舉：（初不安，后鎮定）是家書。

溫金：相公！修這家書要做什么？

高文舉：要搬請王氏夫人來京。

溫金：哦……你要搬請那——姐姐來京乎？

高文舉：正是。

溫金：嚶……相公呀！

（唱“七娘子”）

莫思西東，

我是金枝玉葉女紅粧。

你是当今連袂，  
相府东床；  
声势振赫，  
富貴堂皇；  
何必为一旧人意惶惶。

高文举：唔！

（唱“駐云飞”）

岂不聞，貧賤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  
我今朝文章立身，  
岂可学那負悻蔡中郎。

溫 金：（旁白）哎呀！他心心念念忆着旧时人，今要怎样？

高文举：小姐！文举是誠信的人，你也莫多心，日后我娘子若到，文举对你，自无三心两意，望小姐察情，莫教文举做那辜恩負义的人。請！家书請給我。

溫 金：相公！今且修书，可曾向我爹言明否？

高文举：当日琼林宴上，皇上主婚之时，文举早已奏明，这遭搬請，都也不敢冒瀆丞相。来！家书給我。

溫 金：（撒嬌）我可不。

高文举：小姐！来，家书給我。

溫 金：我可不給你。

高文举：不給我？我可会再写。

溫 金：唔……（旁白）是呀！心在他腹里，笔在他手內……今

要怎样？……嗯！

高文举：你书不给我，沉吟做什么？

温金：暖！相公，书还给你。

高文举：还我的对。

温金：我可要笑你。

高文举：笑何事？

温金：笑你读书的人，闺中戏言也这样认真。

高文举：难道你是假的？

温金：我正是要试你。

高文举：试我什么？

温金：试你的心。你今日若不负你旧时人，后日也就不会负到我身。

高文举：可是这样？

温金：枉屈你是一位状元公！

（唱“七娘子”）

一封家书，

搬请姐姐夫人。

高郎既然不忘旧姻亲，

也就会惜取眼前人。

高文举：暖，这是小姐你太多心。

温金：这是高郎你太……多情。家婆过来。

家婆：来了（上）小姐，家婆在这。

温金：外面叫张千过来。

家婆：曉得。

高文舉：慢者。小姐！你叫張千何事？

溫金：叫他与相公送書呀。

高文舉：不用，待我交付承局送去。

溫金：相公呀！你也沒想一下。寄這家書，要是未同我結親，差承局就对；今是同我結親了，該着差咱府中奴婢才是。一來，表我誠意要去搬請；二來，也免姐姐怪我不識禮儀。对嗎？

高文舉：既是這樣說，待我当面吩咐張千送去。（持信出門）

（念）心隨雁書去，早日到故廬。（下）

溫金：去了！真的去了！

家婆：小姐呀！你要怎說，你要怎說？你怎可託狀元寫書去搬請他的旧時人，后日小姐你要怎樣做人？

溫金：家婆，趕快隨我去見我爹！

家婆：小姐你要快去。

〔溫金帶家婆出，圓場。〕

溫金：（唱“將水”）

甜言騙書不到手，

快找爹爹思良謀；

若不挽回相公心，

日夜愁思怎得休。

（白）爹爹你要快出來！

〔溫炳上。〕



溫 燭：（唱“地錦”）

深謀遠識有嘉謨，

權傾朝野羽翼多。

（白）兒呀，叫你爹何事？

溫 金：噯，爹爹你要為女兒作主！（哭介）

溫 燭：兒呀，這是何故？

溫 金：爹呀！

（唱“錦板”）

爹爹點鴛鴦，

錯了主張，

害得女兒結愁腸。

溫 燭：狀元英年奇才，人盡羨美，這配偶，你爹豈有錯處？

溫 金：爹呀，從今以後，叫女兒怎有臉和那賤人做人！

溫 燭：這話可怎說？

溫 金：爹呀！

（唱“錦板”）

文舉修家書，

搬請賤人，

叫兒怎過日子！

溫 燭：啊！文舉今日修書搬請他舊人嗎？

家 婆：這都是小姐沒心思，還叫張千為狀元送書。

溫 燭：兒呀！你因何這樣做？

溫 金：兒是想借張千的手去留住，誰知他親自交付張千送

去，爹呀！你要快叫張千莫送去。

溫 焮：嗯……事已至此，就让他送去！

溫 金：么呀？爹你不肯为女儿作主？

溫 焮：嗯……家婆，扶小姐进去。

溫 金：爹呀！

（唱“錦板”）

堂堂相国女，

当今皇姨，

做妾怎不羞耻！

溫 焮：（刺痛）哼！进去！

溫 金：爹你真的不作主？（哭介）

溫 焮：乖儿！进去，你爹自有主意。

溫 金：你要为女儿作主。

溫 焮：进去！

〔家婆扶溫金下。〕

溫 焮：哼！本是和鸞引凤人，反作复雨翻云手。外面李直过来。

李 直：来了。（上）太师在上，李直叩头，未知太师叫李直有何吩咐？

溫 焮：太师今日正为一事劳心，李直你能为太师分忧嗎？

李 直：噯，太师！李直是太师养的奴才，有事尽管吩咐，就是上山拔虎舌，下海割龙耳，李直也愿去。

溫 焮：足見忠心！李直，你可知張千何去？

李直：为状元送家书。

温 焮：送家书为着何故？

李直：要去搬請王……

温 焮：哼！李直，你可曉得，小姐是相府千金，当今皇姨，  
屈居第二，有辱到太……

李直：李直曉得。

温 焮：李直来。

李直：唔。

温 焮：李直！（在手上写字示意半途拦杀）

李直：要将王……

温 焮：放胆去做，万事有太师做主。

李直：这个便当，太师有声，李直就行。

温 焮：須要小心在意，切莫漏机。

李直：李直曉得，这事只是太师，小姐……

温 焮：嗯……

李直：我曉得，連小姐也不給她知。

温 焮：回府之日，自有重賞。

李直：叩別太师！（欲走又回）太师！張千要怎样？

温 焮：張千嗎？……嗯！（一拂袖）

李直：唔！叩別太师！（下）

温 焮：（唸）

只為相府門楣，

費煞老夫心机。

## 第二場 虎狼關

地点：虎狼關山。

〔二道幕外，李直上。〕

李直：李直，李直，做人朴实，坏事不做，做事不直。前日奉太师密命，叫我来这虎狼關山，哼哼！等接状元夫人。喂！快点走。

囚徒：（内）来了。

〔二囚徒上。〕

李直：就这深林里等。吃人酒肉，替人做事，收人钱銀，替人消灭，我若有出声，你们就要拼命，不准变卦；若是变卦，仍送你们回死囚牢。

囚徒：不敢！

李直：快去藏起来。

囚徒：好！（下）

李直：只要太师相庇蔭，管他天理共良心。走！

〔李直下。二道幕启。〕

張千：（内白）兄弟呀，走呀！（内应介）

〔張千騎馬，王玉真乘轎上。〕

王玉真：（唱：“駐云飞”）

惆悵上征途，

含愁离故乡；  
人道长安有富贵，  
我为上京结愁肠。

(白)王玉真。自同文举结亲，才两个月恩爱，就同我分开，上京赴试。所望他身成器，衣锦荣归，谁知前日冤家差张千大官来下书，说是当今赐婚，相府为婿，又要搬请我身上京团聚，教我怎不烦恼在心呢？思量无计，只得上京去找他。张千。

张千：张千在。

王玉真：此处是何所在？因么这般凄凉？

张千：禀夫人，此处叫虎狼关山，人烟稀少，过了这山就有驛站。

王玉真：哦！过这山就有驛站嗎？

张千：是。

王玉真：那就快走。

张千：晓得。兄弟呀，快走呀。(内应)

王玉真：(唱“短滚”)

夫为功名往京都，  
名标金榜他却不回顧。  
你忘記得枕边共君你說出千般話，  
你今入贅相府，  
我怎会不凄苦！  
又畏他学那王魁、張崔那一徒，

我才“着来”跋涉这路途。

今朝上京去，

后日知如何？

恨我命乖妇女，

对着薄情负义男子；

恨我命乖妇女，

到今旦才会对着

对着薄情负义男子。

〔内喊杀声起。二囚犯冲上。〕

王玉真：張千！鬧动何事？

張千：哎，苦呀！遇着强徒了。（跌下马）兄弟，轎抬回头，快跑。

王玉真：哎，苦呀！

囚徒：噫！杀……

張千：大胆强徒，胆敢拦劫官眷……

囚徒：先給你死！

〔張千一面护住玉真的轎，一面掙扎，終被杀死。玉真跳出轎。李直出。〕

李直：畜牲！还不赶杀那一妇女人，莫被逃脫。

囚徒：唔，杀……

〔二囚徒追玉真下。周婆暗上。〕

李直：追，杀！哎……

囚徒：（上）妇女人跳落深坑死了。

〔周婆避下。〕

李直：我看一下。（看介）是你自己死，不是我杀生。慢着，下去看一下。

囚徒：別看，坑这样深，不死也沒命。

李直：沒命就好。

囚徒：大功告成，請了。（下）

李直：去！哈！張千呀，張千呀！可亏你了。不管他，回去回复太师請賞。

〔李直揚長下，周婆急上。〕

周婆：（唱“玉交枝”）

罪孽，罪孽！不存天理！

拦途杀命，鮮血淋漓。

賊兇犯，你要不好死！

（白）可怜，可怜！一尽身死，今未知那一小娘子跳落深坑可怎样？不免近前去看一下。

（唱“玉交枝”）

但愿神明相保庇，

給我周婆救得起。

〔周婆下。〕

### 第三場 玉真行

地点：路上。

〔王玉真負包袱雨傘上。〕

王玉真：（唱“北青陽”過“中滾”）

幸留殘生，拖命上路程；  
戰戰兢兢，最苦孤形影。  
林里鷓鴣，勸叫行不得；  
路旁草薊，拖裙留我行。  
何日到京城？何日返鄉井？  
教我怎不苦傷情。

（白）前日虎狼關山遇着強徒，張千被殺，我身恐畏受辱，才跳落深坑。幸得周婆求化那處經過看見，才救我起來。她見我單身，就一路和我同行。來到半路，她身得病，是我尋夫心切，才討店給她安宿。但得單身行來，嚶！前面又是山嶺，不免強忍走上几步。

（唱“相思引”）

嶺路斜崎，  
行來到此，腳又痠，  
果然一山過了又一嶺。



当初明知出路难(重句)；  
只是坚心要来找君。  
比做路远如天，  
我也要来强忍行。  
到此处，逢着崎嶇山岭，  
我日日历尽崎嶇山岭！  
看那茫茫长流江水(重句)，  
教我这妇女人自己行来，  
怎得我会不心惊！  
忽听见，忽听见林里鹤唳共猿啼声，  
它是为我出路人那处啼，  
惨声若诉，  
越惹得我心酸不爱听。  
又看见，又看见天边有一孤雁单飞影，  
人说鸿雁会传书，  
人常说鸿雁它会传书；  
举头看，天边雁，  
望不见长安有一佳音讯。  
我夫妻，所望要相随同欢庆。  
谁知君秦妾楚，参商两地，  
将我恩爱尽都割舍！  
空欢喜伊人功名早成就(重句)。  
又谁知，贪恋别人相府千金儿，